

● 作者/Steve Tsang and Olivia Cheung ● 譯者/李永悌 ● 審者/馬浩翔

習近平思想下的 中共全球戰略

Uninterrupted Rise: China's Global Strategy
According to Xi Jinping Thought

取材/2021年3月2日峨山論壇(The Asan Forum, March 2/2021)

習近平將運用「習思想」帶領中國大陸崛起，直到達成其為
2050年設定的目標。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中國夢」要素之一是建立強大的軍隊。(Source: USINDOPACOM/ Geordan Tyquengco)



對許多中共領導高層人士而言，全球金融危機顯現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先進國家只不過是「紙老虎」。此種評價導致有愈來愈多人質疑，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名言是否依舊合宜。2012年底習近平上臺前，中共領導高層對於如何超越鄧小平並無共識。中共近程的籌算，諸如該成為何類強權、該承擔或捨棄何種國際責任，則打亂了其長程願景。¹ 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共制定的新全球戰略將確保「中國」不斷崛起，這有異於前任國家主席胡錦濤所採取的和平崛起戰略。² 2017年10月，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示中國大陸已進入了「新時代」，將迎來從「站起來」(中共建政)到「富起來」乃至「強起來」的「偉大飛躍」。³

和平崛起與不斷崛起之間有著鮮明對比。胡錦濤在宣傳中試圖對中國大陸崛起保持低調，反觀習近平則是不斷大肆宣揚。在就任中共總書記兩週後的2012年11月，習近平將中國大陸的崛起譽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⁴——並以其做為對黨與國家的感人號召。胡錦濤從未公開承諾衡量中國大陸崛起的時間表或標準，而習近平卻公然為之。習近平在十九大承諾於2050年建立富強且整體可稱為首屈一指的國家。⁵ 透過支持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與中國大陸崛起中所掌握的權力，習近平確保國家不斷崛起成為黨的使命。

本文將概述習近平的不斷崛起戰略，研究習近平民族復興概念與意圖等背景，而這些蘊含在其講演與著作中的概念構築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簡稱為「習近平思想」或「習思想」。儘管習思想並未如1949年至1976年

的毛澤東思想，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納入中共的意識形態，卻仍成為引領中共治國方針的最重要根本。此外，由於習近平已有效廢止中共最高領導人最長十年任期，只要在體力與政治上可行，預期他將會繼續留任。因此，習思想論述將帶來中共未來20年甚至更長遠的全球戰略。

本文在儘可能蒐集習近平上臺後的言論並進行背景分析後發現，習近平係以四項措施確保中國大陸不斷崛起。分別為：

- 復興中國共產黨，使其成為實際有效的列寧主義工具，進而強化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的核心；
- 透過國家冠軍企業與投資達成中國大陸經濟創新；
- 讓中國大陸人民對自己的傳統與歷史感到驕傲，並將中共描繪為傳統與歷史的掌旗手。
- 運用經濟力量說服大多數國家成為盟友，或至少避免「仇視」中國大陸。

本文隨後將依上述範圍呈現代表習近平思想的言論，據以勾勒出其戰略基礎；此戰略係以強化共產黨韌性、國家能量以及以黨為中心的民族主義為前提——並以此基礎發展中共外交關係。結論部分將全面評估習近平不斷崛起戰略的總體表現，及其對中共外交政策的影響。

透過復興中國共產黨增進「綜合國力」

2017年10月，習近平在第十九屆黨代表大會上宣布就任中共最高領導人並展開第二個任期，他宣示：

「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黨一定要有新氣象新作為。打鐵必須自身硬。黨要團結帶領人民進行偉大鬥爭、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必須毫不動搖堅持並且完善黨的領導，毫不動搖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⁶

習思想中推動民族復興的首要支柱，就是讓中國共產黨成為實際有效的列寧主義工具。基本上，這代表復興中共的列寧主義特質——嚴明紀律、集中制與致力馬克思主義，同時壟斷一切領導權力，包括外交政策。儘管中國共產黨一向是列寧主義政黨，但隨著後毛澤東時代追求改革，其紀律與效能亦隨之降低。⁷

習近平認為，紀律鬆弛導致腐敗、派系內鬥以及各種形式的濫權，對中國大陸增進「綜合國力」與奪回其在世界上的「應有地位」構成阻礙。對習近平而言，「嚴明黨的紀律，首要的就是嚴明政治紀律」。⁸ 這代表復興「民主集中制」，亦即要求全

黨最終服膺黨中央領導的列寧主義政黨組織原則。習近平則將其扭曲，將黨中央與自己混為一談，俾於體制與個人方面達到高度權力集中。這情形清楚反映在其於2018年9月提出的「兩個維護」。這兩項主張敦促黨員：第一，「堅決維護總書記習近平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第二，「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在習近平努力不懈地推動整改與反腐敗運動之下，「兩個維護」得以實行，且該運動目前仍進行中，並自2013至2019年之間懲處了各層級共265萬

名幹部。⁹ 特別是，習近平對實力雄厚的領導幹部進行懲處，包括已退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周永康、少數政治局委員與高級將領，這對全共產黨「造成重大衝擊」。將大權獨攬在手之後，習近平遂利用共產黨激勵全國上下全面增強中國大陸的實力。除了在政治上肅清不忠誠的人士，習近平還藉由重用中央領導小組來強化中央集權，俾進行所有重大政策的「頂層設計」與協調執行。在外交政策方面，習近平擔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主任，掌握外交最高管控權，惟亦



在習近平整肅與反貪腐運動下，前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周永康中箭落馬。

(Source: Reuters/達志)



習近平企盼中共在自主創新的能量能迎頭趕上先進國家。(Source: Reuters/達志)

委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監督外交部長的工作。楊潔篪為此一強大組織的秘書長，與習近平合作密切。¹⁰

為增進「綜合國力」，習近平亦重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習近平上臺後不久曾說：「蘇聯為什麼會解體？蘇共為什麼會垮臺？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了。」¹¹ 透過強調黨內的意識形態灌輸，習近平戮力阻止可能引發「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的自由民主思想滲透。¹² 的確，習近平採取了比前兩任領導人更為果決的態度，並指示中共外交政策要「為威權國

家確保世界安全」，此一政策在許多專制獨裁的開發中國家引發共鳴。¹³

透過國家冠軍企業與投資達成中國大陸經濟創新

「自主創新能力」是習近平打造民族復興構想的重要主題。他企盼中國大陸的技術能量能趕上並超越經濟先進國家。本質上，就是做到「人有我有，人有我強，人強我優」。¹⁴ 習近平相信，發展中國大陸的自主創新能力是國家安全的根本。他在2014年6月對一群中國大陸傑出科學家提到：

「從總體上看，我國科技創新基礎還不牢，自主創新特別是原創力還不強，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格局而沒有從根本改變。只有把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競爭和發展的主動權，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不能總是用別人的昨天來裝扮自己的明天。不能總是指望依賴他人的科技成果來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國家的技術附庸，永遠跟在別人的後面亦步亦趨。我們沒有別的選擇，非走自主創新道路不可。」¹⁵

除了國家安全問題，習近平為利用中國大陸「自主創新能力」提升其全球領導地位的宏願賦予了高戰略價值；為此，增進中國大陸的「綜合國力」至關重要。他在同一場演說中又提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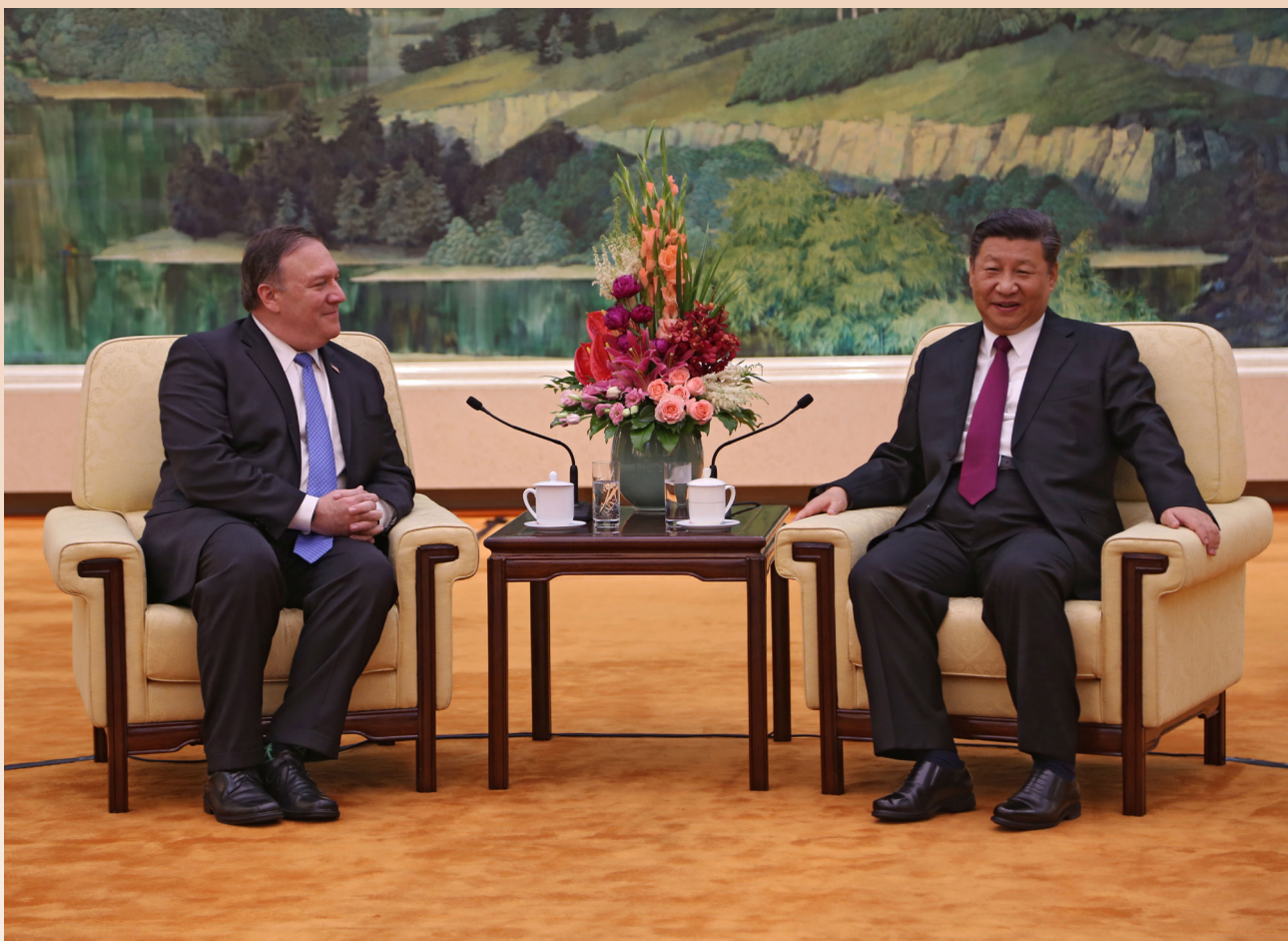
「當前，科技創新的重大突破和加快應用，極有可能重塑全球經濟結構，使產業和經濟競爭的賽場發生轉換。在傳統國際發展賽場上，規則別人都制定好了，我們可以加入，但必須按照已經設定好的規則來賽，沒有更多主動權。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大機遇，就是要在賽場建設之初就加入其中，甚至主導一些賽場建設，從而使我們成為新競賽規則的重要制定者、新競賽場地的重要主導者。」¹⁶

習近平究竟想要制定什麼樣的國際規則？而又將如何制定規則？習近平並未確實談到細節。惟其已闡明意向：國際規則必須充分尊重每個國家，特別是如中國大陸等開發中國家的「國家主

權」。習近平表示，這些國家在「全球秩序與全球體制」中的代表性不足，而如此秩序與體制亟須進行「民主化」。¹⁷ 這代表中共試圖調整國際體制，俾使包括其本身在內的較不富裕國家獲益，如此立場吸引了較貧窮且多半專制的國家。惟中共官員有時會提醒其他國家中國大陸是大國，對方是小國，令人對平等的前景產生懷疑。

只要中共擁有優勢，習近平就會充分加以利用之。其政府在搶占先發優勢時絕不遲疑，例如在網路治理領域，而自由民主國家對此領域的管控則綁手綁腳——因為不僅有企業反對，還有人權面向爭議。習近平決心將中國大陸從規則遵守者轉變為規則制定者。對習近平而言，中國大陸在科技方面形塑國際規則的範圍，極大程度上視其科技影響力而定。因此，他致力透過國家產業政策來創新中國大陸的經濟，包括有名的「中國製造2025」戰略。該政策目的在將國家投資與其他形式的支援，導向國有企業與十項技術密集戰略產業中的私人企業，將其培養成具全球競爭力的「國家冠軍企業」。「中國製造」希望中國大陸所有核心組件與材料的製造能力於2020年達到40%，於2025年達到70%。惟2020年的目標並未實現，而非官方估計亦指出2025年的目標不切實際。¹⁸ 只要中國大陸繼續依賴進口這些科技，習近平就無法得以在經濟與科技上與先進國家完全脫鉤。

習近平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黨方針，呼籲運用「新式全國性體制」來克服中國大陸科技進步的困難。他並未試圖建立新體制，而是充分利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亦即「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¹⁹ 這特指代表發揮國



習近平的野心是將中共從規則遵守者轉變為規則制定者，因此在搶占先發優勢時絕不遲疑。(Source: Department of State)

有企業原本就很重要的作用，使其「做強、做優、做大」。習近平解釋道，這是因為「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和政治基礎」。²⁰ 北京當局鼓勵私人企業與國有企業合併，藉以強化後者的技術能量。而以此為基礎的政策文件《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2020年

至2022年），對此類的兼併重組將「不設限」。²¹

總之，習近平將中國大陸的經濟創新視為國家安全事務，亦即實現民族復興的途徑。習近平不斷對企業施壓，特別是國有企業，期能迅速實現高度「自主創新能力」，此舉充分表現出其試圖做到即便無法消

除，亦盡量減少中共在面對外部壓力時的弱點。此種解讀可從中國大陸進行中的經濟結構重整，亦即由出口導向成長轉變為消費驅動成長加以證實，而習近平在「雙循環戰略」中亦提倡此種轉變。他在2020年4月採行了如此作法。他在訂於2021年3月舉行的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第14個五年規劃中納入此項作法，以強調憑藉中國大陸國內市場建立經濟彈性的重要性。²²但這並不代表習近平不會繼續利用中國大陸的經濟力量實現其全球野心。

讓中國人民為自己的傳統與歷史感到驕傲，進而鞏固中共領導地位

習近平試圖透過強化以黨為中心的民族主義來獲得人民支持，並主張中共是中國傳統與歷史的唯一合法繼承人及捍衛者²³——因此，所有炎黃子孫都應支持中共領導。習近平在2016年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的演講中提到：

「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的勇氣，我們就能毫無畏懼面對一切困難和挑戰，就能堅定不移開闢新天地、創造新奇蹟。」²⁴

習近平執迷於以黨為中心的民族主義，阻擋了勢不可擋的自由民主改革。他在2015年12月召開的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提到：

「冷戰結束以來，在西方價值觀念鼓搗下，一些國家被折騰得不成樣子了，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戰火紛飛，有的整天亂哄哄的。如果我們用西方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來剪裁我們的實踐，用西方資本主義評價體系來衡量我國發展，符合西方標準就行，不符合西方標準就是落後的陳舊的，就

要批判、攻擊，那後果不堪設想！最後要麼就是跟在人家後面亦步亦趨，要麼就是只有挨罵的份。」²⁵

在其他黨務會議上，習近平對照了中國古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成就，聲稱此一崇高特質在歷經「君主立憲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的失敗後，由中國共產黨維護與發揚光大。²⁶ 習近平以自己對中國歷史的觀點進行列寧主義政權「中國」化：「維護國家主權與特質以及民族自尊與獨立的關鍵，在於道路、理論與制度的獨立。」換言之，堅持列寧主義制度(進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與制度」)對中國大陸的民族獨立而言至關重要，而不是進行自由政治改革。²⁷

習近平提倡中國歷史之舉不僅能合法化中共專權獨大的地位，還能夠喚醒人民相信中國大陸註定要重回世界第一的歷史地位。這成了「戰狼」外交的思想基礎。習近平在2016年1月解釋為何中華民族應感到驕傲：

「發端於英國的第一次產業革命，使英國走上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國抓住了第二次產業革命機遇，趕超英國成為世界第一……中華民族是勇於創新、善於創新的民族……英國哲學家培根這樣講到：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三種發明曾改變了整個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狀態，以致沒有一個帝國、教派和人物能比這三種發明在人類事業中產生更大的力量和影響。」²⁸

習近平深知，至少目前並不是每個中國人都贊

同其以黨為中心的民族主義或「戰狼」外交。他制定了統一戰線戰法來說服人民。他表示：「只要我們把政治底線這個圓心固守住(亦即支持中共的領導)，包容的多樣性半徑愈長，畫出的同心圓就愈大。」²⁹ 換言之，任何批評中共領導階層者都必須被說服或被「河蟹」(譯註：網路用語，為「和諧」的諧音)。

這種帶有針對性的壓制政策不僅適用於激進份子、異議人士、少數宗教與少數民族，還適用在事業集團處於中國大陸科技發展最前線的商業領袖。其中位居翹楚的螞蟻集團，在馬雲於備受矚目的公開演講中批判中共國有銀行與金融監管機構十天後，價值370億美元的初次公開發行(IPO)遭到打壓，即為最佳例證；這項2020年11月3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的交易，原本可成為全球最大的交易。³⁰ 而其背後的訊息相當明確：一旦有衝突發生，鞏固習近平領導地位優先於一切。習近平亦將統一戰線戰法用於全球，指示中共盡可能爭取更多支持，並壓制無法被說服者，藉以隔絕主要矛盾或孤立主要敵人。³¹

運用經濟力量贏得友邦與嚇阻他國

習近平一再強調中國大陸致力於「和平發展道路」，惟此一承諾取決於其他國家是否尊重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或「正當權益」。他在2013年1月成為領導人不久後表示：

「我們要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決不能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

交易，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其他國家也都要走和平發展道路，只有各國都走和平發展道路，各國才能共同發展，國與國才能和平相處。」³²

2016年7月，習近平又再次強調：

「中國反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以強凌弱……但絕不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³³

在中共的「核心利益」或「合法權益」方面，習近平提到了「有關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安全與穩定問題，這與後毛澤東時代既有的構想相當一致」。³⁴ 惟這些構想必須根據習思想倡導的「艱苦奮鬥精神」互相情境化。艱苦奮鬥精神要求黨員幹部「堅決抵抗」破壞以下各點的「一切風險與挑戰」，包括：

- 中共的領導地位與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
- 中國大陸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
- 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與重要原則
- 中國大陸人民的根本利益
- 實現兩個百年目標
-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³⁵

習近平告誡黨員幹部，這些風險挑戰「不是短期而是長期的，至少要伴隨我們實現第二個百年

奮鬥目標全過程。」³⁶ 他敦促幹部「骨頭要硬，敢於出擊，敢戰能勝……我們共產黨人的鬥爭，從來都是奔著矛盾問題、風險挑戰去的。」³⁷

對習近平而言，「艱苦奮鬥精神」皆同樣適用於國內和外交政策。這意味著習思想的全球戰略包含對構成中共「核心利益」與「正當權益」要素做出廣泛、甚至開放性解釋。因此，習近平已將鄧小平的名言「韜光養晦」擱置一旁。可以肯定的是，在胡錦濤十年任期後半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共變得自信果決。惟斷然終止鄧小平理論指導的是習近平。經常運用中國大陸的經濟力量說服其他國家支援中共，或避免其「仇中」，對習近平的作為而言至關重要。每當利誘手段遭到拒絕或被認為不當，即使用威脅手段。自習近平掌權以來，中共已對許多民主貿易夥伴進行制裁，其中包括菲律賓、日本、臺灣、蒙古、韓國、挪威、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和美國等，作法包括突然中斷這些貿易夥伴對中國大陸的出口貿易，切斷自中國大陸進口的戰略物資供應，或迫使其對北京當局言聽計從。³⁸

從習近平的角度觀之，國際上對中共經濟脅迫的譴責適可證明此種強硬作法的正確性，即便其不一定會導致相關國家改變行為。習近平在2020年4月的內部會議上提到：

「我們必須……在科技領域鍛造一些『殺手鐮』技術……拉緊國際產業鏈對我國的依存關係，形成對外方人為斷供的強有力反制和威懾能力。」³⁹

簡言之，習近平不但想運用經濟力量獲得支

持，同時亦威嚇抗拒誘惑的國家。北京當局定期對其視為友好或可能友好的國家，特別是較不富裕的專制國家，大方提供投資機會、財務補助與技術援助。這些經濟誘因大多透過一帶一路計畫或中共主導的區域組織進行分配。⁴⁰ 儘管習近平一再表示中共不會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但並不代表中共提供的是無條件援助與投資。習近平不斷告訴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應該「就各自的核心國家利益相互支持」。⁴¹ 的確，儘管習近平一再重申中國大陸作為「新型大國」不會「結盟」，卻期盼「廣大發展中國家」成為中共「國際事務中的天然盟軍」。⁴² 這尤其適用於中共的領土主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臺灣。中共的國際夥伴預期將支持其「一個中國原則」，或至少不會質疑之。

結論

儘管習思想已有定義明確的戰略目標——2050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其不斷崛起的全球戰略卻並未同樣清楚予以闡明。這並不是基於刻意的戰略模糊，而是因為與習思想的四項重要措施並不一致。將主要重點置於共產黨的建設與政權安全，意味著攻、守兼備。不斷置重點於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反映出對西方國家固有的不安全感與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即便這種執迷目的在於讓中共能增進「綜合國力」，成為自信與受人尊敬的全球領導者。高度強調以黨為中心的民族主義，以及習近平鼓勵中共官員一定要敢於「亮劍」，已成為「戰狼」外交作為的基礎。⁴³ 惟此與習近平的其他要求相牴觸，亦即中共幹部



習近平「中國夢」實現的象徵是攻下臺灣，當中主要絆腳石就是美軍的介入。(Source: USINDOPACOM/ Jeremy Laramore)

在國內、外都要實踐統一戰線。如其所述，此作法講求的是巧妙運用「分而治之」戰略——而不是魯莽的「戰狼」。

習近平的不斷崛起戰略對內置重點於強化黨國體制，對外置重點於與世界接軌，增進中國大陸的「綜合國力」與其全球領導地位。這代表中共將持續致力創新國內經濟，並透過逐漸由出口導向轉為國內消費依賴模式，降低外部壓力的影響。具體而言，這相當於一種對自由世界秩序的巧妙(但並非完全)脫鉤與戰術上的接受：只要讓中國大陸的企業能獲得使自身創新與領先世界的先進科技，中共就支持全球化。中共不僅阻擋

其視為不良的觀念與影響，亦積極試圖制定新國際規則，俾保護其專制政權的安全。中共是改革主義或修正主義強權，端視觀察者的認知而定。惟可以肯定的是中共並不是現狀強權(Status Quo Power)。儘管中共已採取美國競爭對手之姿態，卻並未試圖取代美國成為老大，而且其在準備好之前(至遲2050年)都不會這麼做。此情況可能很快就會發生。儘管習近平傾向以威嚇迫使臺灣屈服，而不實際入侵，惟一旦其決定中共有能力攻打臺灣與嚇阻美國的干預，就會使用武力。攻下臺灣象徵著習近平「中國夢」的實現，並且只能靠嚇阻或擊敗美國才能達成。⁴⁴

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習思想將有可能就三個主要方向塑造中共的外交政策：

- 透過一帶一路、疫苗外交與(在道德上或物質上)支援威權國家，積極主動與世界各國接觸，即便無法消除，亦至少降低民主思想可能對中共帶來的風險；
- 透過擴大中共媒體與外交的全球版圖，自信果

斷地表達其論述，並反制對中共的負面宣傳；

- 透過在國際組織為中國大陸人民或友好國家積極爭取領導地位與其他重要地位，在重塑國際組織和規則時發揮主導作用。

總之，儘管中共聲稱務實主義及與世界接軌仍為習近平不斷崛起戰略的支柱，這些主張仍要求

註釋

1.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 A Rising Great Power Finds Its Way,"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2011), pp. 68-79 and the special issue in vol. 33, iss. 3-4 (2020) of the *Pacific Review*.
2. Avery Goldstein, "China's Grand Strategy under Xi Jinping: Reassurance,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5, No. 1 (2020), pp. 174-77.
3.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8頁。
4.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35-37頁。
5.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22-23頁。習近平並未提出中共將如何與世界其他地區維持關係的具體細節。
6. 出處同上，47-48頁。
7. David Shambaug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8. 〈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網》，2013年1月22日，取自<http://cpc.people.com.cn/n/2013/0122/c64094-20289660-3.html>，2020年7月20日。
9. 見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年度報告，<http://www.ccdi.gov.cn/>，取自2020年6月30日。
10. Suisheng Zhao,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Process," in David Shambaugh ed., *Chin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97.
11. Yu Gao, "Nanor Xi Jinping," *Chinachange.org*, January 26, 2013, <https://chinachange.org/2013/01/26/beijing-observation-xi-jinping-the-man-by-gao-yu/>. Accessed September 2, 2020.
12. "Document 9: A ChinaFile Translation," *ChinaFile*, November 8, 2013, <https://www.chinafile.com/document-9-chinafile-translation>. Accessed January 5, 2021.
13. Steve Tsang, "Party-state Realism: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hina's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9, Iss. 122 (2020), p. 310.
14.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204頁。
15.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122頁。
16. 出處同上，123頁。
17. 例如，見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324頁；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532-33頁。
18. Nishikawa Kakuya, Song Xujun, and Ye Nan, "Zhongguo bandaoti chanye ruhe jiasu guochan hua" *Caijing*, January 4, 2021, https://news.caijingmobile.com/article/detail/428352?source_id=43. Accessed February 1, 2021.
19.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273頁。
20. 習近平，〈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求是》，2020年10月31日，取自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10/31/c_1126680390.htm. 2021年2月18日。
21. 江聘，〈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來了〉，《證券時報網》，2020年10月12日取自https://news.stcn.com/sd/202010/t20201012_2419792.html。

絕不容忍任何可能「傷害中國人民感情」或「中國尊嚴」的行為。⁴⁵ 簡言之，這代表任何普遍有損中共形象，特別是中共領導人形象的事，都會得到中共政府強烈回應。此種回應已變得無法避免，令人日益對務實主義優先與積極接軌世界的前景感到懷疑。國際對中共自信的強烈抵制似乎不太可能阻止中共，因為習近平已明白表示民族

復興的「風險挑戰」勢必眾多，而且極其錯綜複雜。⁴⁶ 習近平將運用習思想帶領「中國」崛起，直到達成其為2050年設定的目標。

版權聲明

Reprint from *The Asan Forum* with permission.

22. 習近平，〈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習近平，〈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說明〉，《新華網》，2020年11月3日，取自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1/03/c_1126693341.htm，2021年2月18日。
23. Steve Tsang, "Party-state Realism," pp. 312-14.
24.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36頁。該充滿自信的引言取自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364頁。
25.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327頁。
26.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120頁。
27. 出處同上，12頁。事實上自歐洲引進的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已被刻意淡化，因兩者目前已經「中國化」。
28.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202頁。
29. 出處同上，304頁。
30. 記者魏玲靈於文中指出，某些習近平政敵的親屬成員是螞蟻集團的主要投資人，惟「透過了層層投資工具掩蓋其身分」。See Wei Lingling, "China Blocked Jack Ma's Ant IPO After Investigation Revealed Likely Beneficiari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7, 2021,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blocked-jack-mas-ant-ipo-after-an-investigation-revealed-who-stood-to-gain-11613491292>. Accessed 17 February 2021.
31. Clive Hamilton and Mareike Ohlberg, *Hidden Hand: Exposing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Reshaping the World*, (London: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20).
32.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249頁。
33.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42頁。
34.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228頁。
35.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226頁。
36. 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提到：於2050年「完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與美麗的偉大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進程」。出處同上，21-23頁。
37. 出處同上，226頁。
38. Bonnie S. Glaser, "Time for Collective Pushback Against China's Economic Coercion," CSIS, January 13, 2021,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ime-collective-pushback-against-chinas-economiccoercion>. Accessed February 9, 2021.
39. 習近平，〈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
40. 例如見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456-69頁，480-85頁；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303-10頁，313-20頁。
41.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10頁。
42.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429頁。
43. 出處同上，227頁。
44. 習近平在對臺講話中強烈暗示此點，《習近平談治國理政》，230-43頁。
45. See David Bandurski, "Why So Sensitive? A Complete History of China's 'Hurt Feelings,'" *Hong Kong Free Press*, 2016年1月29日, <https://hongkongfp.com/2016/01/29/why-so-sensitive-a-complete-history-of-chinas-hurt-feelings/>. Accessed February 18, 2021.
46.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226頁。